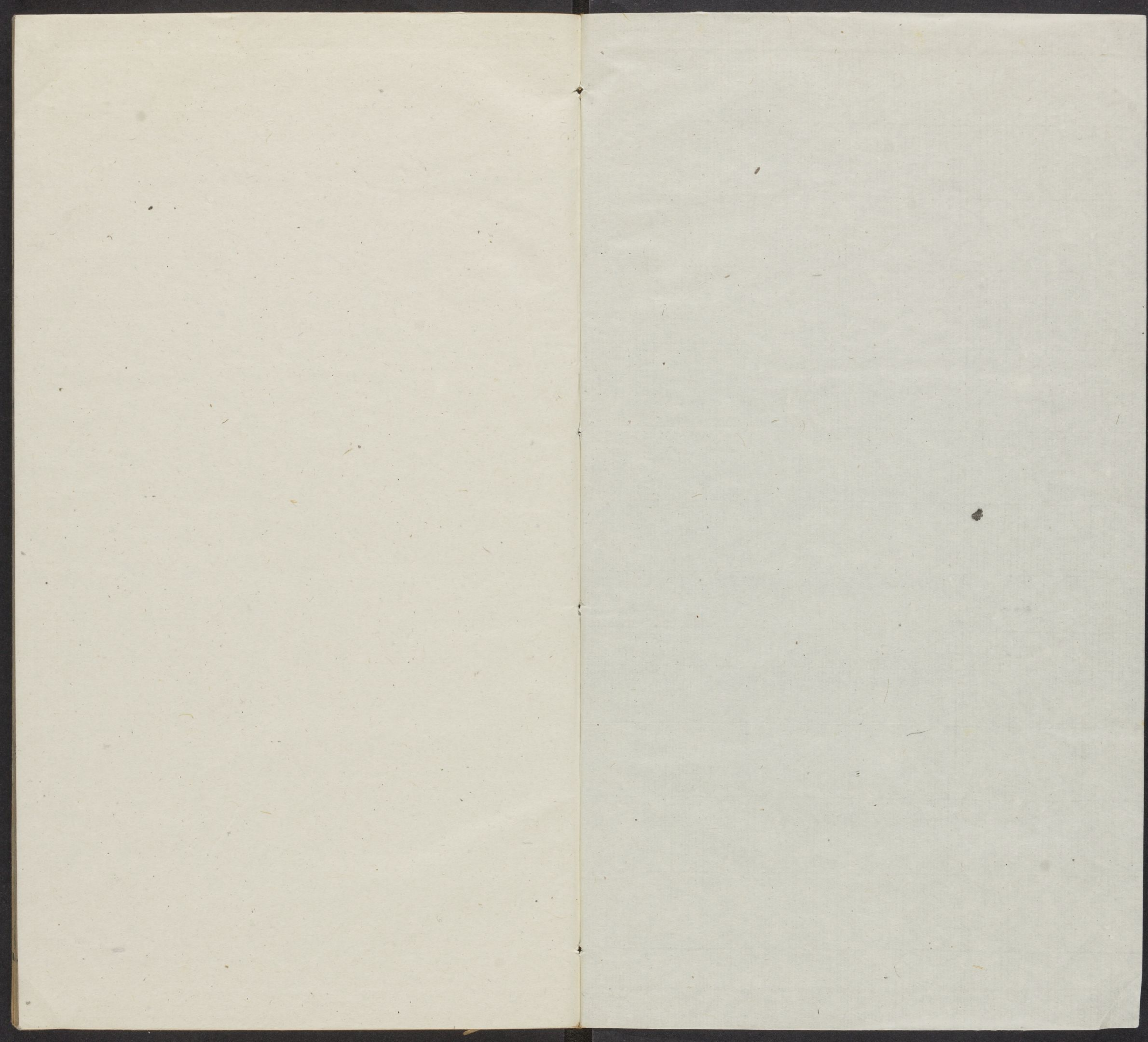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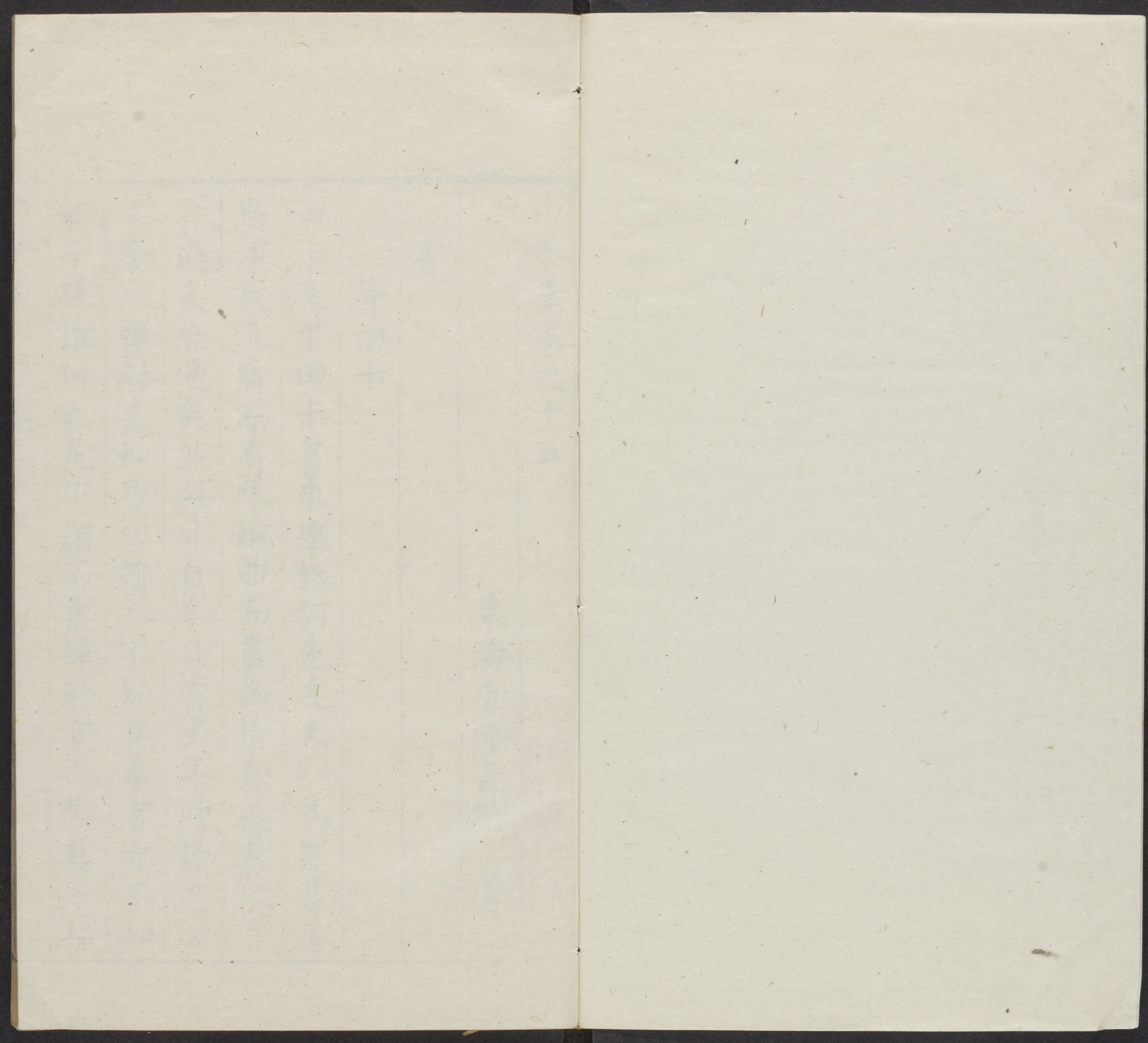


TS424/7671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66





由拳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寄田未

田未足下田未書來舉詆訶先達文以為罪甚善  
思深哉沉痛而有味婉曲而盡物情真長者之言  
吾過矣吾過矣然此非自今日當少年時讀乃公  
文奪口彈射蓋知乃公鄉人不知其尊官亦不知  
其子孫誰何也足下謂不當彈射官人恐其子孫

有甘心於不佞者不佞不任主臣願不佞亦何心  
於取罪乃公與其子孫哉口中雌黃偶及於此此  
稟為諸生彊刺忘削去業已為足下所瑕擿之下  
愛我不以美疾而以藥石甚善甚善刺成寄長安  
諸君發一日矣而家僮持足下書來即翻然起並  
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騎追還削此而後發也  
不佞賦於昔人無能為後而欲詆訶先達少不解  
事如此亦謂咲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為拙斯揚  
馬之所掩口也然不佞此事可謂疎狂未可謂涼  
德夫妒物品而爽衡量掩前美而崇已觀是薄夫  
之趨也不佞第有不當乎心偶逗於口固非易置  
蒼素妄為瑕瑜也品隲人文從古不廢亦非揚惡  
翹過以傷厚道者也魏文陳思劉勰鍾嶸沈約張  
詭殷璠嘗品藻諸子近世王元美亦彈射時流罕  
一以忌諱昔者仲尼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人物假  
令評隲盡為浮薄則仲尼豈非恂恂長者哉足下  
又謂不當輒名乃公古之身都將相賢豪先生曷  
嘗不名公且召虎當兩公之世不諱也而仲尼亦

往往名王之卿士魯仲連先生至今以為美談李  
唐去古稍遠李杜西公亦相稱名不諱也僕嘗致  
書王廷尉稱李夢陽先生李攀龍先生稱同年兄  
弟曰沈懋學馮夢禎沈即作碑亦曰此明潁上令  
屠隆築東門隄也近見海內二三君子以古道相  
砥率名往來不以為異審如來諭則揶揄娼罵當  
亡已時今足下徒以為不當名尊官又吾鄉先達  
後世之睚眦可虞也藉令僕名布衣賢豪縣令亭  
長或遠在四海九州之外或上世將相大臣則足  
下亦不復云云矣足下所謂諱温室對者僕亦安  
敢自託於市井豪使氣罵座以為俠節顧氣濁而  
志芳言娼而行潔內去城府外撤町畦轉喉觸忌  
可謂太拙足下罪僕深矣淺中矜率取譏風雅則  
僕為宵人然不肖亦有以自廢平生未嘗妬一肖  
蟻之屬獨踈爾今居官亡他材能計所長獨信亡  
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而  
不諱於同袍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幸有漁德  
重辱吾子今不崇朝謝過矣不知此後諸可得稍

後未減乎願足下亡廢後命拙集稍附近作請正  
大雅

寄海上故人

不佞落魄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猶蒲服人下昔  
者呼同聲蹋海浪倚大越山和謔自謂雄豪乃今  
須眉婦人爾望貴官車輪彊膏沐而前顧何如布  
衣牧豕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兩言輒自用  
砥規以固敢穢行為知己羞亦不能以一令骯髒  
美世人皆相吾輩為令必骯髒吾固以繞指柔處  
之是壺丘子林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  
踈不佞非踈也直忘機爾嗟乎踈不踈復何言哉  
僕於世味頗澹山林無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  
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白龍背玩弄明月爾百年  
之內為驩幾何而令彫耗壯心於簿書期會間日  
與吏胥伍就刀錐之能而耗性命之理斯志士之  
所大痛也不佞雖為令晝夜兀兀然不敢以外膠  
滑內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猶將超然比於海  
鳥悲太牢九奏固不若放在曠野喋啞荇藻也所

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居官欽欽  
駮駮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為他日地乃不  
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足下方道遙丘  
園海上二三兄弟時時呼麴君握手流連白日未  
闌繼之秉燭獨不佞遠遊莽莽南雲可勝延結足  
下與諸君為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  
請教大雅居穎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願君房無以  
窮愁兇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然  
臺而教臨深而眎其意亦放絀六幕也為之登亡  
極之高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  
五內焉自非神揚察廊足蹈習燕不與斯觀矣此  
可以喻吾君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  
為喪五內者也又鬼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垠大  
澤即山川烈風雷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停  
鳥踞躡得路天矯窘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  
生稍卑之亡徒取驚世為也而令世人得稍稍逼



眠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  
稽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即獲不獲烏知大海  
雲霧波濤春天挂長颿拾海月凌虛徑度三山非  
遙何不樂矣僕環尾一官跼踏畏人歲月幾何強  
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髮日短簿書不治風雅亦衰  
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落儻蘭若  
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跡地必無鄉曲之譽  
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今為令塊然株守勉持三尺  
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事天  
下哀憐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粹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奈何茫茫  
遠道苦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  
儻非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澡行脩事以忝同袍  
哉幽晦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諒無論  
至於榮枯之數吾尚何以胃諸胸中哉足下窳廓  
之士默坐宋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徹我顛蒙沈  
嘉則先生張孺穀汪長文楊伯翼沈長孺家田未  
諸君俱無恙聳游府公試士舒即得雋殊喜此若

故秀才異等一日千里此為前旌小刺新成寄足  
下請教文品僕不能自知寧逸位者敬俟後命大  
江秋氣幸愛景光

又寄楊伯翼

伯翼孝廉先生足下五月聞令先公之喪怛焉傷  
心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  
司馬物故既悲長公楊氏不天復傷季子人亦有  
言歲在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慼  
慼在疚何能為懷足下才情美贍高言故綺今感  
彼下泉買屋青山冥視寐照大悟玄理長風白茅  
助子悲心寄蕭瑟之興闕沉鬱之致旨哉作者乎  
每臨風誦足下佳句秋天颯颯下芒碭寒雲時序  
搖落蟋蟀宵鳴江上涼風故人亡恙吟無過苦勉  
爾加餐新刻一種寄上覽教械屬百冗畧叙不宣

寄張長公

孺穀先生足下得足下七月書具見心曲讀之惘  
然不佞受司馬公知己厚德非言語文字可盡不  
負泉壤恃有此心輓章有云但訝黃鳥堪同死不

信明珠可報恩即無論詩寫我沉痛情致不淺臨  
風自誦寔下西州之涕矣不佞自涉穎來日夜禔  
身澡行惟恐情棄成命為知己羞嗟嗟典刑未忘  
德音在耳某之不肖逢時徼幸勉圖湔祓以獲免  
於大戾則司馬公寵靈自天也歲不在龍蛇賢人  
災何耶而我二三兄弟煢煢苦塊之上僕獨何心  
能不悵而每望大江雲起亭亭如車蓋不自知其  
悲從中來也足下高姿遠韻直可度世今居憂得  
亡過傷乎子山故蕭瑟當不廢曠懷秋氣方深無  
歎搖落亦無數過流波館恐不勝華屋之感倘悲  
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聞卽報知次公請祭墓書  
已奏尚未見成命殊勞嘉則先生通州志湛雄逼  
古當是宇內一種奇書識掩古今義公美刺彼悠  
悠者流奚傷大雅僕少不解事作閔貞賦誤及某  
公田叔書來督過甚急僕已應時削去猥不自度  
妄有所彈射僕則過矣田叔罪僕良是而瑕語太  
深然不廢忠告之義僕敢不敬承孺覺留燕孺愿  
家居無恙吏事正冗不能一一裁書遠望江天可

勝延結

寄李之文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為  
驪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  
訝白雲之謠目風而寄曩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  
乎足下念之矣向章先生時時過從不僕往來四  
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賢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  
風流高霞孤暎朗照人群甚不易遇不可以當世  
而失此人百遍相過無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金  
塘生吾家八郎尚時時把酒言咲如故乎穎上令  
廉無橐金以助貧交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  
如此哉乃穎上令寒猶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  
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米重足為老母備晨炊  
而往來交遊饋遺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薪  
水兼市笋魚跪而進諸家大人揚揚稱富矣雖一  
金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顧而咲為驪樂為吏  
如此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女身為一官歲得  
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某足矣尚敢有過望妄想

以敗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相  
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差  
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咲屠生  
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雅  
尚無奈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  
尚輒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寵靈幸稍得民和無  
不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效可觀也足下以為  
如幸不惜遠教聞之芳已棄去學士業操舟從  
心蠶計然五湖間耻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  
漣娑娑即唐賈遊可哉第無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  
金易盡白日亦易闌也之華上舍已入京不入京  
可過我潁上官况如此且無言索債也來當治千  
日酒醉之爾林生為我書明月諸篇遠寄深感雅  
情幸一謝之吏事正冗裁書不次

與馮開之四首

疇昔長安諸公嘗以弟調官為憂乃觀察朱公亦  
累言之愿不肖無有此也而七月間孫太史以德  
過潁與朱公言之潁父老子弟不愿調屠隆者恒

以為憂朱公愕然公何言調也孫太史又言第恐  
撫按諸公有此意爾惟先生圖之朱公荅云撫按  
都無此意弟遂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  
舉也若不肖烏知令哉勉強禋身深行庶幾寘過  
爾若之吳會固大邦雜糅欲以賴上之治治之不  
可得罪過當彌深爾賴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  
行能此中頗實又以為能從事節省以稍息肩貧  
民憐而昵之一邑之人真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  
此遷誠難為情聞報後徒有日夕對此間父老相  
視掩泣爾而適部使者先生按壽父老子弟奔走  
遮留於按院者百千人第恐此無益於弟之去留  
適足為累禁之不能止也倘按院公肯憐而留之  
回天不難今諸為地方事體俱未睹成效中道而  
棄之今夫塗人相逢於逆旅追隨累日去之亦難  
為情況號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寒風蕭蕭  
人情物候兩足悲心去去淮泗原野為空吳會信  
羨非吾土矣足下謂我奈何會有小吏入京密布  
腹心不能一一弟之曲折幸且無為諸公深言之

也箕仲伯符諸兄幸為寄聲

冬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開之仁兄足下潁陽父  
老子弟千人白御史墓遮畱業已可之矣既而以  
成命為解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決矣之青浦去  
神京更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得間吾兩人  
驢也居潁上不入覲而居青浦即得入覲握手有  
期以是為快爾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憐不  
佞勤苦私其獎借太過第未知京師諸公評騭若  
何弟雅有不能名又多雕虫一技重為身累又為  
邑諸生刺小集此恐足招尤尋亦悔之仕宦聲名  
無論每憶嵇對夜李北海二數公可為寒心便欲  
奉老母歸耕海上田即又苦無田嗟我仁兄何以  
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下流難居多愁真令人  
老也弟素以不能名今廷議首調不佞青浦真號  
為難治矣斯其故弟不能知豈去歲難潁上今年  
遂不難青浦哉仄仄想之足下倘有所聞幸以見  
告冗務蝟興百不宣一

仲冬既望屠隆頓首白開之足下解馬價人入京

已附致八行屬天寒薄冗草率不盡所欲言西屬  
劉先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己大恩容歲曾與足  
下備言之且屬足下為弟一往候劉先生致謝亦  
屬沈君典今劉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半歲矣居  
承恩寺甚寡寐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箕仲陳伯符  
沈少卿或館中年丈一二厚善者為一過存劉先  
生具道不佞鄙中今劉先生知屠生居長安能得  
諸賢豪大人之心又以見劉先生門下士能不忘  
疇昔諸公能以不佞故而重劉先生一為知己生  
色甚善甚善惟先生留意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  
陸敬承沈懋仁諸公當脩一言白狀會積雪筆凍  
童子炙火而作書不能多具幸即以此出示之部  
檄已到府監司更定視篆官未到到乃得行入吳  
會當取道就李一過先生之廬青浦去京師雖稍  
遠鴻鯉往來亦便弟在下吏無他營為獨時時繫  
心諸故人知己往來夢寐不絕也何故哉句吳孫  
太史合肥曾年丈遇弟最厚矣宣城君不通信使  
者兩月念之不置渡江即遣人問訊宣城君方屏





何美今強其天性而用籌楚良苦不能稍寬而息  
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不辦監司者將持三尺而  
問罪青浦令寧復為令乎嗟天乎苦我一賴上不  
啻足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窮日會  
須有一刻之閒此中十二辰嘗苦不足也僕何得  
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哉已矣文墨事請足下勿  
復與僕言也偶有入京之便據案草草百不宣一  
足下念我無廢八行

與沈君典

登問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容歲冬十二月  
奉青浦之命扶持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  
北無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爾  
民無土著群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  
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  
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  
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  
諸氏族莫可究詰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裡  
為姦如會沙之虫強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推

埋自置縣至今不佞某令凡三易爾前令無他狼藉率以群下竊弄敗自前令敗民益蔑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來未抵縣言青浦難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爵者特為青浦擇令長而認推不佞某嗟嗟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勉強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博徒倡家飲而募人受捶楚貧者賣麻枲絲粟不得即思鬻妻帶田廬不可有挈家逃爾先是催徵者頗虐用鞭箠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寬之諭以溫言風以至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茹燠休一如居穎上時獨約束猾胥姘隸奉三尺維謹此與穎上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蓋旁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某又以文辭竊海內虛聲吳會文人才士亡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誨姪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吏鄙士應且憎俯仰周旋難不難乎子惠閭閻清刷公府响哺孤窮捶撲豪猾不入苞苴於庭而開

門延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翫骸  
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挾日月不汶汶而  
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  
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浮辭侈說玄素所絀將盡  
火竹素不復與雕蟲角技獨守純白玩心玄虛豈  
不亦曠士幽賞哉奈遇詞人無當技癢今居煩劇  
種種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  
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濶落相如次公之業兩失  
之矣奈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  
眷丘中之樂義重步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  
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不可  
不一遊九峰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  
奉訊太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醯鷄爾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  
居都門自度非玉瓚黃流不登清廟迺退而安其  
拙韜子雲之筆累若卿之舌滅刺五侯却步平津

文慙繁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  
尚玄守雌矣儼得長安旅舍中有茂樹一章杜門  
偃息其下讀古人書六籍而下間流覽諸子尚羊  
乎偶騎馬出歸復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  
如先生者亦未嘗抱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  
乃先生顧雅知不肖隆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  
方辱在牛馬走中咄咄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  
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報謝然心銜高義矣獻  
歲行役太倉得奉車輪清塵如披五色雲裁裁霞  
葵慰我素心迺先生入門勞苦如平生始知兩沈  
生言良不虛顧影自照隆無一足當鞭箠使者謬  
中者愛便可藉以自老隆兩經羅邑鞅掌勞人青  
浦今為吳會孔道縣治視二大邑十不當一而供  
億徵令等之又土瘠賦重狡偽勿興百事如蝟又  
日承事諸薦紳大人救過不暇奈何令為一日十  
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二十蚤見二毛命也良苦  
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維不敢行恣睢以傷  
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為知己者羞諸顛謬

種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竊觀古壞人碩士崇  
敦大者之踔厲之操標伉爽者闢長厚之德豔氣  
節則易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局近於高  
朗則闊步而多踈行能依乎中庸則瑣尾而不振  
此根之至性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尺寸  
流竹素廼先生博大勁爽秉節蹈道華實兼收仁  
明並薦此其大都豈徒崎嶇歷落淺中小知之夫  
可窺先生萬一哉隆不肖平生汨沒小儒文紈而  
闇於大道然於古人安身立命之處亦嘗稍見一  
班矣今為小吏雖促遯不足比數間方且摧耿介  
之氣遵寬和之理思懷仁負義以悅天下耻空抱  
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未深才智短淺如  
驅車隴坂擢舟滙瀨將焉濟矣至於踵文士習氣  
逍遙以傲而蔑視民事偃蹇自放而厭薄簿書清  
談名理而惰棄官守以為天下口實則吾豈敢哉  
先生文章鉅麗人物冠冕此真不肖隆所願奉鞭  
箠使者况既受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愚且  
以致平居向往幸惟財譽小刻多諸生時所撰結

請正大雅

與徐孟孺二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鉤叢劄知足下諸  
子白眉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  
於馮生所得徐生澤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  
化小兒妒足下才俊爾自後廼時時向往足下吳  
會後二陸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菰蘆中  
他日領旗鼓扶橐鞬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  
此道無能為役願竭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  
往歲嘉平月移官吳會僕誠仄仄難之而喜得從  
吳中文人才士遊甫弭節於郊輒問徐先生無恙  
乃不佞時時虛左賢豪而獨不得一當徐生聳足  
下方為白下游忽披大章如睹卿雲爛焉五色驚  
喜可知襪襪踰所聞矣乃知楓落吳江此何足以  
稱揚哉得王先生書知足下從姑蘓結襪王生而  
歸此若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能令稷下生息  
影而逝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夕嘗與周旋真  
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作公孫子忘故人態

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府信府  
公冗甚率爾搢書百不宣一倘過臨邛今乎當一  
日三朝相如也

日者青雀舫過浦口屬不佞患頭瘡不勝進賢冠  
不能倒屣出迎高賢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將科頭  
相見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倚茂豷浦娑言別則報  
解維去矣為之悵惘索日三月中旬送莫廷韓浦  
口把酒唱訝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遂巡情  
不減文通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士抑清標

遠韻與足下頡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傾  
握為恨孫以德太史王瓚黃流雖少年自致雲霄  
絕不作貴人態每見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  
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不謬足下詩辭秀麗筆札  
適拔可無古人至博士家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  
當是不從人間來非關尹喜輩不能識矣世人好  
雌黃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如謂九州八貢任  
土而可不必篠簜瑤琨則是謂寶筏玄津反不足  
度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劫乎愿足下益鍊丹砂九



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虞也君典  
數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第青山眷  
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於君  
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韜歛寶氣猶時時  
燭天何必藉僕輩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嘉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  
色無恙乎青驄卷陌誰與迴翔六朝佳麗僕未得  
一至自咲傖父送廷韓一絕書扇頭即借送足下  
致一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從臨邛竊文君逃哉  
相如區區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數十  
奈何不令王先生顛顛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  
玉缸便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美然僕從鞅掌  
中思足下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來昨拜書宜足  
下有意於僕復讀第二械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  
自為河魴即諸君子皆陽橋邪乃臨邛令終欲引  
相如為重惟執事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

綺麗難忘古今才情之極咄咄莫生携之橐中五色光恠上燭五星矣吳章叔來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遭遇好文之主然後協諸金石光垂竹素丈夫鉅麗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宜抗山林之節然或扼腕當世便媿媿不休固知子陵非录录隐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跂之母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卮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嚮酌地并嘉貺矣重耳無以報莊王奈何蒼頭回敬附空槭不日且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奉徐少師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綦隆光昭史策此其人必高朗粹白渾博深沉智慮包乎四海而持之以謙冲遇事疾於風雷而出之以慎重其所展布大都非小林淺智所能窺自夔龍宰衡而下老成器局莫如韓魏公識者以為間氣其他疏爽俊快之杰古今不少而事業成就不無瑕疵利害相半得失相參後世往往有遺議

烏士大夫屈指我朝賢相必以先生稱首隆自齧  
齒授書輒知嚮慕華亭相公盛德大業洎叨下吏  
雲間獲一再望見顏色私計名臣元老涉世且久  
更事既多天下之務何者不了了覺中况雲間又  
先生桑梓之地聞見既真計慮尤審而隆小子幸  
得以通家之好爰知門下所願虚心請教之日久  
矣青浦土瘠賦重流移相望當道為地方慎選有  
司誤及不肖不肖構茲艱虞夙夜祇慙隆竊聞

家治病急則治其標今青浦之病亟矣施為要領  
將從何先隆聞先是衙役竊弄政出多門而故令  
又往往寄耳目於匪人以致敗事隆今嚴戒各役  
奉三尺惟謹門以内從嚴門以外從寬諸聽斷惟  
情惟理絕不敢咨訪近習以滋他弊似矣然左右  
禁嚴耳目盡廢形影塊然門外萬里即地方利弊  
閭閻隱痛皆莫能知欲密訪於左右恐未得是非  
之實而適足以啓奸萌試顯問於衆人則或避恩  
怨之嫌而莫肯以實對此其難者一也先是催科  
太嚴捶楚過濫總經催人等至枵腹而完官累創

而催辦民甚稱苦逃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  
下頗感激黽勉完納似矣然 朝廷歲額必不可  
緩待以官受累無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墮誤以  
貽後日焚眉之急不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  
肩之期且錢糧不完或係貧民拖欠或係奸豪負  
賴或係經收侵欺一槩從寬寬貧民猶不失拊循  
縱侵負則幾蔑 國法此其難者二也本縣因田  
地瘠薄歲苦重差以致人戶逃絕者衆因人戶逃  
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召募開墾之令非不  
日懸但緣鄉野小民領種告帖者到縣不即時給  
發有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聞留意存  
恤則恐領種荒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是以小  
民疑畏不來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為立法小民始  
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帖者已不下三百餘家但  
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田而無工本將焉用  
之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議賑卹則官帑既不可擅  
動申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者三也今為計不得  
已捐不肖俸資及無碍官銀共得百兩立法給散

貧民為開墾工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  
勸諭富民大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  
餘補不足尚義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為之懸  
立賞格或免其罪責或免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  
扁或榮以衣冠以相風勸似矣然自古恤民之政  
未聞有此計出不得已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  
伏願門下教之荒田人戶既已逃絕而重額尚存  
往往遺累里排賠納萬萬不堪不肖業已遵奉撫  
院明文親歷四鄉沿立履畝踏勘荒田頗為得實  
中間委多拋荒一望野草井閉堙滅人烟消疎誠  
可哀憫若不設法調停地方日就彫落將來愈不  
可支已經冊造總數申請議處議者謂求減額糧  
又謂求作改折愚意竊謂議改折則恐小利無補  
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頓減此一節煩望門  
下將青浦痼疾苦情為撫臺一言之即六言九鼎  
為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隆  
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為惡然天下事亦大難矣不  
惟惡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

為即興利恐未克有害表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  
難釋衆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欲為救邑小  
補而以一書生初出涉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乖  
刺種種祇深芒負仰惟相公 朝廷柱后卿邦元  
老治道模楷後學指南伏冀惠賜大教隆在下風  
敬端拱以聽不任瞻仰惶悚之至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關操文衡懷仁負義擅華披秀作我髦  
士宣暢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篝燈丙夜迴  
翔赤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子奉  
馬箠之役日承事貴人如小家女克貴介下陳盥  
掃易盡蛾眉難五獨日夜欽欽勤苦則習罵詈則  
承俯仰周旋徒跣白潔種種甘之小星稱命矣天  
下郡縣莫難於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  
華上東南瘠土惡壤也民無土著七邑逋逃居之  
成一村落歲坐水旱不登國額日逋兩大縣患苦  
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車  
蓋旁午兩大縣薦紳大夫田宅在焉部民大都其

佃人僦戶爾以一新置小邑而當兩大縣大夫士  
戶外之履常滿也且多不諒望賤子或太深故百  
廢難理群逋難問多口難調為吏顧不良苦哉勤  
苦將事加之以忠誠庶幾免於大戾僕竊慕此未  
能先生何以教不佞壯征有便羽敬附荏槭莫廷  
韓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首

青浦望鹽官盈盈一水爾迺坐困簿領不能遽擲  
頭上進賢冠從先生杖屨山間水涯筆牀茶竈何  
物不空悲哉一吏如檻狽富貴既非所須持此將  
安歸也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任疆幹  
吏而能以寬理和其士民門庭真如水日日蕭然  
新種卉木今已蔚鬱成林日夜望先生來一歌咏  
其間天馬余丘二陸先生祠墓在焉湖上浮屠四  
面孤懸空水中有陸宗伯新剏藏經閣藏經數萬  
卷佛子數十俱白誓旦以承日夕坐素誦經聲即即  
徹於大湖亦一佳勝也願先生即擢扁舟來敢為  
山靈敬邀寵光錢給車馬先生集可携之篋笥中且

行且讐不然埃丹返就李卒業未晚也馮吉士開  
之子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開美玄超不可不  
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閱歷第不肖德薄  
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穎人穎人雅不聞於翰墨  
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讀越草如失足崑崙絕頂下見丹霞赤水文虎玄  
豹雕麟紫磨水琥珀藕目眴神搖誠不自知安所  
去取也先生近作題爾爾豈惟才情轉富前無古  
人亦言知先生喬松遐壽馬玉棺不下來奈何會  
須且瀟娑人間爾

答錢澗父

此詩有云不如醉卧空山  
下來便堪死故未及之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口聞高雅舊矣屬人來言沈  
先生名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曠安能容我沈先生  
哉沈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未得一叩於頭郊居  
兼得崑崙奇處士為但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  
因風遙羨臨邛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怙不發使  
人兩睫不得下如何如何敬遣榜人操小刀迓沈  
先生浦口足下能與沈先生同過江城擊鮮取酒



大醉九峯之上亦無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  
湖長為也新相知間輒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草  
白狀冗不及多具

與開之四首

適過婁江謁徐觀訖因言與仁兄遇於淮上計此  
時行李括家矣弟日困簿領不能負弩矢之遊旌  
干心神飛動足下整驛鸛鷺之班歸而佐五湖長  
揚颿鼓柁雲沙亂目鷗鳧近一大是樂事下官向  
不自戒失足泥塗為家大人日竊五斗海鳥受羈  
磨磨驂乘安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弟亦先期移  
此中雲間去就李只尺爾即視仁兄眉睫間而尚  
阻晤言脉脉一水自非土木詎不勞覓雲間足下  
舊遊諸名士故在傾握日夜望足下一來不啻望  
歲也徐長孺袁非之南征莫雲卿徐澤夫北上行  
時以不及候行李為恨足下誠惠過此中與弟訪  
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泖敬傲寵光泖上僧菴  
藏經閣孤懸大湖四面空水象此正俱白哲長瓜  
焚香誦經其中亦佳朕可遊也足下歸省尊公驩

樂可知幸道隆聞訊嫂及諸公子平善不雲聞之  
行不可復遲幸足下報可弟當理櫂湖漚待矣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寓書開之仁兄往沈翁見  
枉又得仁兄書甚慰饒渴救邑荒鄙勞長者車轍  
款遇踈簡何能無辜仁兄初歸正在鞅掌想未能  
即遠出賤子之望故人真以日為歲恨羈於令無  
能奮飛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深味風人此言歷歷  
如畫良足悲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遂  
迷半歲尚阻晤言是何啖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

三吳大水溝塍化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自  
責傷為令無狀計且太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  
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  
之櫂不儻沈夫人當戶牽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  
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弄煙月使太史再奏東  
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布衣雄杰人倫冠  
冕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事錢薇先生輯  
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讐言未卒業為解鹽官  
去秀州只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今山人

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公翩翩  
不惟辭賦偉而陵轢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朗然  
孤曠即丰標談咏俊矣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旋  
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  
之夫便能使山川黠靈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  
千古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迺此君亦  
傾向高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  
如此神物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  
約

與俱來弟且復折柬招之青浦令門連真如水不  
妨擁篲而送上客也賀伯闇近作何狀想數過從  
論心道故久慕袁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  
牋致伯闇久未奉報音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  
璫姬奏笙龍女進曲蒲棗新綠銀缸乍紅階下斑  
衣堂上珠履人間美樂何羨洞天又得玉皇香案  
吏新篇聊足為壽矣不腆之儀并希麾置鴛央湖  
上時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章今弟既自為叙  
不能復握筆乞為我謝之

湖上之會樂矣弟以吏事促歸質明不得與足下  
再盡繾綣私心殊未快後會何時言之悵惋嘉則  
先生尚留坐中日以賦詩讀書為事神肆力王出  
語驚人使人悚然心服暑中無事戲為二十咏多  
言古面情綺語弟與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拍  
然命記室錄上請教更要足下賦之已寄王元美  
先生屬和矣歸途定佳滕生朝上壽年伯尊人爽  
氣颯颯涼風乍適恨弟不得與珠履之列能不依  
依沈君典未有來意奈何渠云云真未可出門吾  
輩不當強之遊小力還附有尺素敬上侍者泛舟  
作共為二冊其首嘉則者奉足下首弟作者求足  
下書佳篇付嘉則先生其一空白者求足下首佳  
篇付弟過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冊同二十咏并奉  
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適見  
况云日客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今  
老矣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丸走馬  
之夫誤為小吏局促如轅下駒日心懸天目長松

白孝集 卷之十五  
夢落五湖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通消息兩月  
即百冗尚留足下凶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報  
復冗奪足下每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  
歲無此可以觀吾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肖視足下  
猶為勞薪乎

由奉集卷之十五終



